

# 淮河源大面积毁林真相调查

我们还有多少水可以使用?大约80年前,鲁迅就预言:林木伐尽,水泽涸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我们的现在,正是鲁迅的将来。许多的河流都已枯竭,淮河尤处危急中!

## 原木的“火葬”

2009年4月9日至12日,河南省桐柏县的街头出现了一支“成分驳杂”的考察队伍,它由多年来持续关注淮河生态的各地环保志愿者组成,虽然人员来自各地,但考察目标非常清楚:对桐柏县境内的淮河源生态现状进行实地考察,求证是否发生大面积偷盗林木、非法运输和买卖林木、恶意烧山、违法开垦山头林地、买卖古树名木等破坏生态的行为。

4月9日,“淮河源生态考察团”一行8人从信阳出发,沿312国道西去桐柏。考察的程序是,先沿着312国道对木材交易市场做全景式的浏览,然后再进入桐柏腹地做现场勘察。

沿着国道缓行,发现鄂豫边界的公路两侧简直就是“木材走廊”,被伐下的树木,憔悴地堆积在路边,公路多长,柴堆多长,中间还夹杂着无数的木耳架和香菇架,这使我们震惊:河南是中原的木材贫乏省,而且是“严重贫乏”,要说森林储备,也就绿了豫西南一角,但就是这一角的桐柏县,森林覆盖率可以达到51%甚至更高,史载此地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是“莽林密布而古木遍野”,然而现在却是“疏林稀稀,伐木遍野”,由桐柏循经湖北省随州市境内,再怎么峰回路转,就是转不出“木材的坟场”——观察外观,这些木材就是外形也看得出都是新材,树皮还是新的,树脂还在滴沥,其中,距离桐柏县不远的小林镇和淮河镇一带,路边堆放的木材量完全可以用“垛”、“用”、“小山”来形容,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树脂香,打听木材来源,路边询问任何一位行人,都会漫不经心地努努嘴:桐柏。

经线人的指引,我们的面包车绕过乱麻一样的乡镇小路,准确地找到桐柏县月河镇那所出了名的“木柴火葬场”——“唐村”。据线人说,隐匿的不算,月河镇全镇目前可以落地的炭窑约有500座。“1斤麻栎7两炭”,烧炭最好的是麻栎树。唐村的炭窑旁边通常总是搭建着一个蓝色的帐篷,帐篷口坐着几个“烧炭人”,正看着炭窑聊天,另外两个“烧炭人”戴着面罩,正在小山一样的炭

堆忙忙着用机器将长长的木炭条锯成规则的小木炭条,然后将小木炭条集装成箱。现场已摆放了60多箱成品木炭条,据说很快就会运走,纸箱上面没有中文,只有韩文。线人介绍,这些木炭出口到韩国,每公斤价格约5元人民币,但是韩国人再加工后,售往国际市场就是10元一公斤。

“烧炭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到著名的木材收赃和销赃点——淮源镇鸿仪河村以及仓房村采购那些新近出山的麻栎树——多细的都要,直径3厘米以上的“通吃”——然后将这些木材送入炭窑“火化”。平均每两天烧出一窑炭,每窑炭产量,最高可达5000公斤,少则500公斤。问及他们的老板是谁,“烧炭人”表示“不能透露”。

我们粗略地算了一算,500座炭窑,以每窑均产炭2000公斤、每月出炭10窑次计,月河镇每月木炭的总产量可达1000万公斤!

土炭窑生产工艺落后,对环境污染严重,也对森林火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宝贵的森林资源而言,更是一种杀灭性的低附加值产业,属于国家严令禁止的对象。国家为了保护森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对烧制木炭采取了疏堵并举的办法。1984年颁布的《森林法》和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森林法实施条例》,都严禁用阔叶林资源烧炭。各地相继出台地方法规,整顿木炭市场,查封以树木为原料的土炭窑,曾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禁止伐木烧炭的同时,国家又颁布了利用木材边角料和锯末、刨花、秸秆、果壳等废料烧制木炭的减免税政策,科研部门也研制了机制炭生产设备。

然而在桐柏,在这个“生态示范区”,原木的“火葬”居然公开在白天进行。

## 焚林暴行

考察团行至桐柏县城郊乡火龙店村下车,立即开始艰苦的攀登,骄阳下,一阵阵蹒跚的焦糊味令人窒息。线人李鹏说,这原是一片相当茂密的马尾松林地,树龄都在30年左右,马尾松是一种树姿非常挺拔秀美的松树,用途广泛,目前主要被盗窃者用作矿山坑木,焦糊味是盗窃者刚刚纵火烧山的结果。

果然,站上火龙店的山头,举目就是大片焦土,可见大规模砍伐后留下的树桩,大约碗口粗大小,新旧茬皆有。令人费解的是,残留的树桩一概被火熏得焦黑,并且殃及周围经济价值不高的灌木和树苗,树子树孙一概灰头土脸,“乌焦巴空”。

“把树烧没了,盗伐者又有什么好处呢?”大家都觉得困惑。

“火烧树桩,是为了造成林地失火的假象,这样,这些恶棍就可以对外说,他们砍的是被火烧死的树木,其

实是先砍后烧,伪造现场。”线人说,大家可以观察,如果是先烧后砍,那么,树桩的树心应该还是乳白的,而且还有松脂,大火不会烧进树心,但现在树心都是黑的,正好说明是事后过火的,不信,把表层的薄薄的火燎层刮去,下面就是雪白的树心……

有人照李鹏的说法试了试,不出所料,断茬处是烧焦的树脂,像一层硬痂,刮去硬痂,就是乳白的树心。

再往上走,火势越大而砍伐的马尾松树桩越多,“火龙店”一语成谶,成了马尾松的火葬场。不少地方因为过火面积失控,累及无辜,造成了大片杂树林的枯萎。考察团从西十里村往胡家沟村方向行走的路上,发觉情况异常,太多的树,刚刚倒下,地上的脚印,凌乱不堪,甚至还有匆匆遗留的打火机不及熄灭的烟蒂,惨遭砍伐的现场,数量当有数百亩,刚翻过一道山梁,就有轻微的马达声,李鹏连连发出嘘声,要大家安静:“偷木贼就在附近!”

尽管肃静,考察团拍摄砍伐现场的闪光灯还是惊动了那些砍伐者,三个人影从右边的山坡上如飞而下,利斧的凶光一闪一闪。

“别追!”线人止住了大家:他们都有利斧和“摩托锯”,取你项上首级,砍瓜一样!下山后,考察团每个成员的衣服和脸膛都被挂上了一道道黑印,汗水一搅,都成斑马,连鼻腔里的分泌物都是墨黑的,这是大量接触树木的焦末和空气中弥散的微粒所致。

## 豪宅开发商是毁林“同谋”

4月9日和4月10日,考察团在考察途中,意外地在大河镇与月河镇的徐寨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所谓的“徐寨村”,事实上成了“古树名木村”,那是沿着312国道一带分布的六个“古植物园”(大河镇有着编号为“七”的古植物园),园里园外栽满了从桐柏大山里移植过来的古树,树龄少则50年,多则数百年。

4月9日上午,考察团在古植物园第四区内做了统计,约有1000余棵螭蟠结的古树。六个古树区,粗略估计应该拥有4000棵左右的古树。

所有的古树都包扎着预防水分蒸发的潮湿草绳。

“多漂亮的古树!卖不卖呢?”

“当然卖啊!”园区内的负责人徐某介绍说,这里有大马尾松、木瓜树、大叶云针、麻栎树、金钱榆、五角枫、对节白蜡树等。我们注意到,“对节白蜡树”为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树姿特别挺拔伟岸。同样为了防止蒸发,园区内所有的古树均被斩头去臂,有的已绽出新芽,大部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一树一

价,树种、树龄、树型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还可以送货上门,运费可以我们承担!”徐某拍着胸脯说,很多大树“已有了婆家”,最近正等待“过门”,不是“攀龙”,就是“附凤”,大部分都被“嫁”往上海、杭州、天津、武汉、南京和北京等发达地区的一线城市,买家几乎是清一色的房产开发商,如果是百年左右的马尾松,开价当在百万元以上!

被问到到大的货源时,空气凝结了。徐某非常警惕地打量起我们来:买树就买树,你管它哪里来的呀!

“有地方流行松毛虫和线虫病,我们能不问吗?”

见我们的回答很对茬,徐某的喉咙响了:“什么松毛虫?!桐柏的大山,是全国最干净的!这里的娘们都没病,树哪有病?!”

不经意间,他说了实话。“还用怀疑吗?这些古树难不成是我们这里的山民千里迢迢去浙江大山运来的?毫无疑问都是从桐柏山周围偷来的!从深山挖来的!有的为偷一棵价值高的古树名木,不惜修一条路上山。什么从外地买来的,可能吗!哪里有这么多的古树卖到盛产古树的地方来?!”当地一位深谙此道的知情人告诉我们,桐柏的古树都快挖完了,“无古树则无豪宅”——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大城市豪宅的开发商,都是“逼良为娼”的老鸨,而所有豪宅的业主,都是毁灭森林的“同谋”。

## 疯狂盗伐何时休

地处淮河源头的桐柏县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曾荣获过“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等称号。但就在这样一个以植树造林为荣、以“绿色生态为命”的地方,却发生了如此明目张胆的破坏生态的行为,原因何在?

4月10日和11日,考察团就所见所闻与桐柏县林业局局长刘凡林、森林公安分局局长杜权等官方人士进行了对话。席间,两位均表示,上述这些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

针对偷盗猖獗的事实,杜权说,森林公安一直在加大打击力度,但由于警力不足,所辖范围太大,他们根本管不过来。杜权说,现在“桐柏周边的县市”对木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更刺激了偷盗者。“我们去检查,人家都能拿出木材运输证,我没法查人家。”他说,按照《森林法》和《刑法》的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某些车辆有明显的作案嫌疑,林业警方就有权上路堵截、追捕嫌疑车辆和嫌疑人,但是这样的法律规定与本县“纠风办”有关“公路三乱”的政策相违背。因为当地“纠风办”规定,省道、省道、县道、乡道等四级公路上,各部门均不得上路“执法”,否则就属于公路“三乱”,相关责任人要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杜权局长还告诉记者,仅仅2006年上半年,他的属下已经因为两起类似的执法行为被“纠风办”查办。

针对桐柏县林业公安分局的说法,桐柏县纪委一位副书记曾经表示:林业公安部门说的情况“离事实很远”,查处毁林案与治理公路“三乱”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当地的舆论也不认同公安所说的“打击力度大”。造林大户李鹏说,仅他就不少于10次和偷盗者当场遭遇,但报案后并没有抓住几个人。他说2007年自己还因为举报偷盗者,被人当街打伤,头部、脸部、腿部多处受伤。他所聘请的守林员也多次被打(截至记者发稿,守林员石永民再次被打成骨折)案件至今未破。

考察团在走访当地的造林大户时,大户们普遍反映:“偷盗猖獗完全是因为打击不力。”其中一位造林大户提出,现在全县境内有大量的面包车用于运输偷盗的林木,但这些面包车多为无牌、套牌、报废车。“应该从车辆的源头控制,抓住一个就没收,抓两回他就不敢了,现在罚款就放人放车,只会纵容他再去偷盗。”

针对木材非法运输的问题,考察团通过多方走访了解到,桐柏周边县市有滥开木材运输证的嫌疑。杜权证实,他们办案时,经常遇到当事人拿出邻近县市开出的木材运输证。“通过关系到周边县市开个运输证,然后从桐柏把偷盗的木材拉走,这样就成合法的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

但事实上,这样的漏洞根本经不起推敲,以古树买卖为例,如果想查明真相,可让当事人说出何时何地购买、又何时何地运到桐柏的。而后去调查一下(进入桐柏的收费站均有监控,是否有这辆运输古木的车进入一查即知,或者到来源地核实一下),类似的侦破并不难。

## 绿色保卫战的突破点在哪里

近几年,不断有媒体对桐柏山林遭偷盗、滥伐的现象进行报道,每次当地政府 and 主管部门均表示,他们会加大打击力度。但从此次考察的结果看,这些现象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4月14日,考察团成员、《河南日报》记者陈辉以《林之殇——桐柏县林木盗伐调查》为题,对桐柏县一些地方林木惨遭盗伐、滥砍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立即引起了桐柏县委、县政府的重视。4月14日上午,桐柏县委、县政府召开了联席会议,对“淮河源生态考察团”的“护绿行动”予以充分肯定,对考察团成员在桐柏研讨所形成的共识以及河南日报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成立了由县政府县长任组长,县委副书记

任常务副组长,3名县委常委,1名副县长及公、检、法部门负责人任副组长的“深化整治林木盗伐现象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并抽调公、检、法、司以及林业主管部门100名执法人员,组成“绿色保卫战”打击处理组、综合督导组、护林员监督组,分工协作,展开为期100天的集中整治行动;为弥补林业执法机构警力不足,政府充实了乡(镇)、村两级护林组织,全县专(兼)职护林员增加到1000人,加强木材运输、木材经营加工行业管理,加大林区巡查力度,对全县所有木材经营加工厂(点)进行再审核、再检查,斩断林木盗伐—运输—加工链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县纪委、县监察局把参与涉林违法案件或徇私枉法、内外勾结的党员干部作为重点查处对象,从查处大案、要案入手,宣布对涉林违纪行为“从重严惩”。

截至5月3日,全县已查处涉林案件20起,其中刑事案件7起,行政案件13起,刑事拘留9人,提请逮捕1人,行政处罚15人,移送起诉4人,依法判决3案3人,查获非法盗运木材的面包车8辆。

这标志着“淮河之源绿色保卫战”毕竟有了一个开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目前而言,桐柏地区的“绿色保卫”还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轰轰烈烈。

实质性的问题是——那淮河源几万亩消失的“世行林”、“淮防林”有没有追责制?!这么大的森林剃了光头谁负责?!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有专案组查?!

更重要的是:对那广袤的荒山秃岭,有没有补种计划?补种什么时候开始?哪一级机构落实?怎么实行广大群众对国家森林保护的监督机制?

整治食用菌种植业——怎么整治?何时开始?什么时候能让人们看到疯狂的食用菌种植出现降温征兆?

严查古树交易事件,严禁在山上盗采古树——国道边的七个“古植物园”整治了没有?能告知舆论,那成千上万的古树,是从哪个省份千里迢迢甚至万里迢迢运来“林木大县”桐柏的吗?

远在千里之外,我们期待着真正的“硬起手腕”的“保卫”,形成一种常态,形成一种恒态,为了共同的家园,我们期盼着“淮源森林”更绿更新,期待着“淮水汤汤,可以濯纓”!

发生在淮河源的林木被盗伐、木材的非法交易、古树买卖、木炭和黑木耳的生产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他们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经济效益,却没有关注淮河源林木的生态效益,如此下去,淮河将会面临新的危机。

(胡展奋(主笔)来源:新民周刊)